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От древн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том первый

俄罗斯诗歌通史

（古代—19世纪）

郑体武　马卫红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018年上海文教结合
“支持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От древн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том первый

俄罗斯诗歌通史

（古代—19世纪）

郑体武　马卫红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诗歌通史. 古代—19世纪/郑体武，马卫红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
ISBN 978-7-5446-5314-5

Ⅰ. ①俄… Ⅱ. ①郑… ②马… Ⅲ. ①诗歌史—俄罗斯 Ⅳ. ①I5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8309号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 藏书

出版发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200083
电　　话：021-65425300（总机）
电子邮箱：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苗　杨

印　　刷：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 27.25　字数 417千字
版　　次：2019年9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 100册

书　　号：ISBN 978-7-5446-5314-5 / I
定　　价：85.00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质量服务热线：4008-213-263　电子邮箱：editorial@sflep.com

引言

俄罗斯是文学大国，诗歌大国，自普希金以来，创造力旺盛，且历久不衰。与此相应，俄罗斯文学界向来有修史的传统，从科学院主持的大型学院派文学史，到高校相关专业使用的文学史教科书，从贯穿古今的通史，到聚焦某一时代的断代史，从包罗一切的总史，到某一体裁的专史，应有尽有，汗牛充栋。然而，略加细察不难发现，在这些琳琅满目的文学史著述中，一般文学史、断代史居多，尤其是同小说史相比，诗歌史明显偏少。这里说的诗歌史，是狭义上的，不包括对诗人生平与创作或某一专题所做的单独研究。

俄罗斯最早的诗歌史可以追溯到舍维廖夫（Шевырев С.）的《诗歌史》（«История поэзии»）。该书第一卷出版于 1835 年，第二卷经后人整理于 1892 年问世。作者雄心勃勃，企图将世界各国古往今来的诗歌发展历程一网打尽，但生前只写到古希腊罗马，未及俄罗斯。别林斯基有关普希金的系列文章具有鲜明的历史意识和维度，他曾自谓“这宁可说是广泛的俄国诗歌的批评史”[①]，诗歌史家称之为“撰写学术性俄罗斯诗歌史”的滥觞[②]。卡德明（Кадмин Н.）的两卷本《古今俄罗斯诗歌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от древней народной поэзии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1914—1915），大概是最早的一部系统性诗歌通史，作者主张在将个体诗歌创作的发展作为中心的同时，不应限于对诗歌作品做单一的审美评价，不应忽视诗人的个性与民族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联系，以及对此前文学运动的依赖[③]，这一编写理念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洞见，只是作者前后贯彻得不够均衡。正如书名所示，该书确实贯通古今，从古代一直写到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述及对作者而言仍是当代现象的象征主义、阿克梅主

① 《别林斯基文集》，第四卷，满涛、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年，第 318 页。

②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В 2 т.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68－1969. С. 6.

③ Кадмин Н.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От древней народной поэзии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В 2 томах. М., 1914－1915. Т. 1. Предислови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义、未来主义乃至新农民诗歌诸流派的一大批诗人。该书第一卷的内容和诗人群落的划分,已经具备了后世诗歌史的结构轮廓,但第二卷对诗人流派归属的划分明显有些混乱,尤其是后半部分,这大概是因为"当下"距离太近,不好把握的缘故。

由科学院普希金俄国文学研究所主持集体编写的两卷本《俄国诗歌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1968—1969),是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系统分析、科学论述"的俄罗斯诗歌通史,是苏联时期诗歌史研究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在学界影响很大;该书从古代写起,止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执笔者大多为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洋洋两大卷,分析和论述之详尽,至今同类著作中无可比肩者;当然,由于是集体撰写,风格和理念难求统一,或多或少有些各自为政的弊端,但其学术价值仍是不容置疑的。巴耶夫斯基不屑地讥之为"不过是一部论文集而已"[①],显然有失公允。《俄国诗歌史》未述及十月革命后的诗歌,这个任务交给了同样是由科学院普希金俄国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苏维埃俄罗斯诗歌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поэзии», 1983—1984)。该书分成两卷,上卷从1917年写到1941年,下卷从1941年写到1980年。这是对苏维埃俄罗斯诗歌做系统和科学论述的首次尝试,旨在历史地梳理从十月革命到1980年苏维埃俄罗斯诗歌发展的基本走向和主要趋势,廓清这一进程的基本规律,并通过不同风格的诸多诗人具体案例,展示苏维埃俄罗斯诗歌丰富的思想艺术价值。该书努力借鉴和体现此前20年学术界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对60余年的俄罗斯苏维埃诗歌历程,做了详实细致的描述,辟专章予以重点论述的诗人共有11位: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伊萨科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吉洪诺夫、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普罗科菲耶夫、扎鲍洛茨基、玛尔蒂诺夫、斯麦里亚科夫。这个名单,不无进步,但总体上未脱此前一般苏联文学史的窠臼。

苏联解体以来,迄今未见有人再修严格意义上的通史。巴耶夫斯基(Баевский В.)的《俄罗斯诗歌史纲要》(«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Компендиум»,

① Баевский В. С.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1730 - 1980. Компендиум. М.: Новая школа, 1996. С. 5.

1996)虽是一本教学参考书,篇幅不大,但时间跨度涵盖了三个世纪,从1730年写到1980年。这是一部有见解、有个性的史著,文字深入浅出,叙述要而不繁,以诗体演变和诗学发现为主线,对经典诗人重新进行筛选和分配座次。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尝试,但这样的尝试可能适用于规模较小的个性化著作,对大型的通史未必可行。考察诗歌形式的变迁和发展无疑是重要的,但这不是诗歌史的全部。除了巴耶夫斯基的诗歌史纲要,两部带有专题性质的断代史著作也比较突出:恰金(Чагин А.)的《断裂的诗琴》(«Расколотая лира», 1998)和扎伊采夫(Зайцев В.)的《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史:1940—1990年代》(«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1940—1990 годы», 2001)。前者从传统与先锋两个角度,专门考察和论述二三十年代俄罗斯诗歌的运动与互动;后者是为高等学校编写的专业教材。同巴耶夫斯基的书相比,这两本断代史写得中规中矩,持论不偏不倚,并能适当吸收和体现新材料和新成果。别尔津斯基赫(Бердинских В.)近年连续推出了两部断代史著作:《俄罗斯诗歌史:现代与先锋》(«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Модерн и авангард», 2013)和《苏联诗歌史》(«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поэзии», 2014)。前者除引论外,全书由两部分构成:分别用两章和五章的篇幅介绍现代主义的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和先锋主义的未来主义、意象主义、奥贝里乌流派和流派之外的诗人。第八章更像是一个附录。该书在观点和理念上不如巴耶夫斯基清晰和严谨,但编写体例上有值得关注之处:行文过程中在某些章节后面直接插入相关诗人的一些理论批评文献作为附录。这本《苏联诗歌史》(或可译为《苏维埃诗歌史》),严格说来,应该叫做苏联时期的俄罗斯诗歌史,这从该书的目录和评述对象即可明了。该书从"四巨头"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的诗歌遗产写起,止于布罗茨基的创作。作者为了避免叙述流于空泛,更多援引了具体的诗歌文本,从诗人生平和创作两个方面,对作品给予细致解读和分析,文笔深入浅出,可读性很强。该书在结构和内容设计上有别出心裁之处:用苏联新浪漫主义(吉洪诺夫、巴格里茨基、斯维特洛夫、谢尔文斯基)、苏联新古典主义(苏尔科夫、卢戈夫斯科伊、西蒙诺夫)、苏联新农民诗歌(特瓦尔多夫斯基、伊萨科夫斯基、鲁勃佐夫)、儿童诗歌(楚科夫斯基、马尔夏克、米哈尔科夫)等板块来总括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诗坛,而用解冻和通俗舞台诗人(叶

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集中营诗歌(沙拉莫夫、巴尔科娃)、弹唱诗人(奥库贾瓦、加里奇、维索茨基)加上布罗茨基等分类来涵盖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诗坛,给人的感觉还是有些牵强,甚至有哗众取宠之嫌。

由此可见,俄罗斯学者撰写诗歌史的激情,逊于撰写其他各类文学史。这一现象并不说明诗歌受重视程度不够,相反,诗歌在俄罗斯文学中地位之崇高,较之世界诸国,恐鲜有出其右者。究竟原因何在?我们想,这多半与诗歌这种体裁的特点有关。同小说等可以转述的叙事体裁相比,诗歌更多诉诸个人感受和体悟,越是风格独特的作品,越是难以转述,甚至不知所云与不可解者,随时可见。分析和论述的难度,无疑影响到此类著作的产出。这种情况大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相比之下,我国学者虽然从事俄罗斯诗歌研究的较少,起步也较晚,撰写俄罗斯诗歌史的历史不过30年,但热情并不遑多让。先有徐稚芳的《俄国诗歌史》(1989),继有朱宪生的《俄罗斯抒情诗史》(1993)、刘文飞的《二十世纪俄语诗史》(1996)、许贤绪的《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史》(1997),且多种诗歌史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一个时段问世,可谓呈一时之盛。徐著应该说是出自我国学者之手的第一部俄罗斯诗歌史著作,内容框定在古代至19世纪后期,缺少20世纪,19世纪的内容也稍欠完整,但开拓之功不可否认。此书多次修订重印,在俄语专业学生中间颇受欢迎。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迄今为止,在中国学者的俄罗斯文学史著述中,较为详细地从民间口头文学写起的只有两部:一部是周敏显的《俄国文学史》(1990),一部就是徐稚芳的这本诗歌史,两者同为高校俄语专业教材,所不同的是,前者是用俄文写的。考虑到材料的特殊性和转述的难度,在某种程度上,这一部分用中文写作其实比用俄文写作更困难,很容易事倍而功半。朱著兴趣在抒情诗,叙事诗未纳入介绍范围,虽然也从古代起笔,但对古代和18世纪诗歌只是在绪言里一笔带过,起讫年代实际上还是从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到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朱著是一部饶有个性、诗趣盎然的诗歌史,注重重要诗人的创作赏析,不追求结构的均衡和体系的周严。作者追求的目标是"历史地展示和诗意地描述"[①]。关于为什么是抒情诗

① 朱宪生:《俄罗斯抒情诗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03页。

史而不是一般的诗歌史，如果考虑到中国诗歌传统向来重视抒情而非叙事，作为中国学者，做出这样的选择倒也是顺理成章的，不过，朱宪生的理由不在于此，而是关乎他的诗歌观念："叙事性毕竟不是诗的本质特点。俄罗斯的叙事诗虽然也是一种诗的形式，虽说也包含有抒情因素，但它却更接近史诗的特点。而诗体长篇小说或诗体短篇小说，其本质特点和作为散文的主要形式——小说是一致的，尽管它们容纳了诗歌的抒情因素，并且是用诗歌的形式创作而成。这正如散文诗的灵魂仍在于诗一样。"[①]刘著和许著从书名即可看出，他们较早使用了20世纪的概念。刘著未用"俄罗斯诗史"而用了一个新概念"俄语诗史"。据作者自己解释，引入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整合业界并用的一些多种概念，如俄国文学与苏联文学、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境内文学与侨民文学等[②]。该书与许著一样，都是从白银时代（书中并未直接使用这一说法）写起，止于20世纪80年代，也都注意吸收国内外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为读者提供了不少过去难得一见的信息和材料。许著述及的诗人多达100余人，其中单列一节作重点介绍的有47人。"在确定这一范围时，我们采取了折中的、也可以说是比较公正全面的立场：既要让过去因种种原因受到忽视的诗人们'回归'，也不把过去一直受到肯定、名高位尊的诗人们随便拉下。"[③]也就是说，在确定经典诗人的名单时，作者的态度是做"加法"，不做"减法"。这种态度在20年前"回归"文学和经典重估进程尚未尘埃落定之时，有其合理性。

以上这些著作各有千秋，对今后诗歌史的撰写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耐人寻味的是，最近的20年里，倒是没有俄罗斯诗歌史的新作产生。

综观中俄两国俄罗斯诗歌史撰写的历史与现状，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严格意义上的俄罗斯诗歌通史，付诸阙如已久，而撰写一部在材料、观点、内容和理念都能够与时俱进的俄罗斯诗歌通史，应该是中俄两国学界共同的期待。

撰写俄罗斯诗歌史的想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萌生的。经反复思索、斟酌，并综合参考各家经验，我们为自己的诗歌史确定了如下几条编写原则：要

① 朱宪生：《俄罗斯抒情诗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02—403页。
② 刘文飞：《二十世纪俄语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页。
③ 许贤绪：《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前言第1页。

写成一部真正的通史;要尽可能多吸收新材料、新观点;要有清晰的线索和严整的体系性;要尽可能立论公允,不偏不倚,多依托文学史上的定论;多做事实的描述和文本的分析,少做空泛议论。

从何写起

构思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从何时写起为宜。乍一看这好像不是什么问题,要写通史,自然从源头写起。其实没这么简单。俄罗斯诗歌号称有千年历史,但成熟的诗歌,其历史不过300年。巴耶夫斯基的诗歌史就是从1730年,也就是特列季雅科夫斯基的《爱之岛旅行记》问世那年写起的。巴耶夫斯基认为,特列季雅科夫斯基在这部译著中推出的诗作,是第一部今天惯常意义上的诗歌作品:"在这之前也有过诗——有民间口头的,也有书面文字的,但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①]也就是说,此前的诗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因此从18世纪写起不无学理依据。

在我们看来,如果早一点,从17世纪后期写起,也不无道理。俄国第一个诗人西米昂·波洛茨基及其由波兰引进的音节诗就诞生在这一时期。虽然俄罗斯诗体的定型功在特列季雅科夫斯基和罗蒙诺索夫的诗体改革,但没有早期的音节诗,音节—重音诗体的成功就成了无源之水。诚然,早期音节诗尚未完成世俗化进程,其地位在社会和精神生活中还不具有独立性,其功用还主要在于宗教上的传道、道德上的劝诫和教谕,但当时已形成了一个引人瞩目的诗人群,其创作活动亦蔚为大观。因此,从西米昂·波洛茨基写起,理由和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几经斟酌,我们还是决定从古代,也就是俄罗斯诗歌的源头写起。这是一种最为稳妥,也是最为通行的写法。也只有"从头说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通史的完整性。这里涉及对古代诗歌(口头诗和书面诗)的认识和评价问题。根据历史诗学的研究成果,诗歌是文学之母,是最早发生的文学体裁。俄罗斯诗歌后300年的历史,与前700年的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尽管前

① Баевский В. С.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1730 – 1980. Компендиум. М.: Новая школа, 1996. С. 8.

700年的发展异常缓慢。《古诗源》序中说:“诗之盛,非诗之源也。”写一国诗歌之历史,不可不考察其源头。另外,各民族文学的民族性,从古代民间口头诗歌即可窥见其最早的萌芽。一个民族的诗歌发展进程,几可说就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形成过程。

如何分期

分期问题,对撰写文学史和诗歌史意义重大,体现了作者的文学史观、价值判断和编写原则。以往文学史的分期主要采用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作为文学史的分期依据,如两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等,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有分水岭意义。但过去单纯以社会政治事件为分期依据,忽略了文学发展的内在特点和自身规律,在近30年里遭遇了质疑和挑战。我们认为,文学史是历史,同时也不能忘记这是文学的历史。是历史,就不可能游离于人类总体历史进程之外,像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这样的事件对文学进程的影响之巨,是无可否认的;是文学的历史,就不能忽略文学本身的特性,尊重和体现转折关头文学进程的总体走向和文学自身的内在变化。也就是说,文学史的分期最好能二者兼顾。俄罗斯诗歌史的分期,根据作者的文学史观念、规模的大小和叙述的详略,而有了粗细和轻重之分。带有普及型的小规模的文学史,有古代和18世纪各分一章的,有两者合并为一章的,规模大点的,学术性和专业性强的,有将古代划分为若干阶段并配以相应章节的,将18世纪分为上下两个阶段并各占一章的,由于材料稳定,观点变化不大,这些做法实际上大同小异。关键是19世纪和20世纪。

对于19世纪的分期,主要存在两种分期方法:二分和三分。也就是将19世纪分成上下两个半期或前中后三个阶段。采用前者的居多。前者看似方便,其实麻烦不少。19世纪是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期,大作家多,名著多,面对的材料自然也就多,若分成两个时期,难免会给人以拥挤之感,有时还不得不细分,将两个时期下面各自再分出两个较小的时期,比如19世纪上半期以十二月党人起义那年为界,结合几个重要文学事件,但这种两分法在体现19世纪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方面,并不是最好的选项。从总的趋势来看,19世纪经历了诗歌中心时期、小说中心时期和小说诗歌转型时期三个阶段,在时间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大体对应19世纪前期、中期和后期。因此,我们更倾向于将19世纪分成三个时期。19世纪的诗歌也是这样,先是以普希金为中心的前期,继而是涅克拉索夫为代表的公民派与费特为代表的纯艺术派双峰对峙的中期,最后是以衰落和转型为特征的后期。

20世纪的分期更为复杂。"20世纪俄罗斯文学"是个相对年轻的概念,是苏联解体前后学界提出来的,其产生的背景和必要性与大致同时出现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从中暗示出一系列文学观念的变迁和文学版图的变化。此前并不存在这样的概念。这不难理解。自然时间意义上的20世纪,经历了旧俄罗斯、苏联和新俄罗斯三个国家政体,以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为界,其文学也被切割成世纪初的旧俄文学(它与19世纪末是一个整体,过去被称为古典文学最后阶段)、苏联文学和世纪末的新俄文学。如果这样进行文学史分期,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头尾两部分都不完整,难以成为独立阶段,中间部分由于苏联解体,各加盟共和国的文学也随之独立,以往的文学版图不得不重新划定。于是,一个旨在对以往百年的文学历史予以重构的新概念"20世纪俄罗斯文学"应运而生了。文学上的20世纪,不同于自然纪元的20世纪,前者着眼于文学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内在联系,将其起点上溯到19世纪末,并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第一个阶段,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文学联结成一个统一而有机的整体。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史的分期,可以遵循这一思路。不过在具体的做法上,远非一致。对20世纪的第一个阶段,学界有基本共识,但对接下来的70年,有将其一分为二的,也有以大体上20余年为一个单元将其一分为三的。索性将整个20世纪简单地一分为二,或者像巴耶夫斯基那样,避重就轻,机械地以十年为一个阶段(《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纲要》,2003),都不可取。学界采用最多的是三分或四分法。我们倾向于后者,理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银时代)是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发展的高峰,无论怎样分期,都应保留其独立性;将苏联时期分成三个阶段,可以照顾到二三十年代作为白银时代余响的特殊性,它有别于3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确立后的诗歌创作,因此有必要单独成为一个阶段;剩下的半个世纪,以斯大林逝世为线,明显可以分为相对封闭和相对开放的两个阶段,前者是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发展的低谷期,后者则是白银时代

之后俄罗斯诗歌的又一个繁荣期，其中大声疾呼派与悄声细语派的并驾齐驱，与19世纪中期涅克拉索夫流派与费特流派的双峰对峙有异曲同工之处。

综上所述，俄罗斯诗歌史的分期，可以用“一”(古代)、“二”(18世纪)、“三”(19世纪)、“四”(20世纪)来概括。

那么，20世纪的终点在哪里？我们认为，定在1991年苏联解体为宜。不完全因为这是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份，更是因为此后的俄罗斯诗歌进程与此前的发展相比，明显发生了转折和转型，尽管这种转折和转型非一日之功。因此，把苏联解体作为20世纪的终结和21世纪的开始，理由是充分的。目前，文学史意义上的21世纪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而将这一时间段称为21世纪的，已开始见诸俄罗斯学界的相关著述。我们在十年前出版的俄罗斯文学史教材已使用这一概念。

内容架构

诗歌史的任务是在发展和联系中考察诗歌潮流的兴衰，描述诗人创作的变迁，揭示诗歌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抽象出诗歌发展的某些规律。这个目标知易行难，但值得追求。

巴耶夫斯基认为：“在俄罗斯诗歌史上，大约有十五到二十位诗人对俄罗斯诗歌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有一百到二百位诗人紧密围绕在他们周围。……最后还有大约一千位诗人通过自己的诗作折射出——有时是独具一格地——诗坛领袖们的追求并且拥有自己的读者群。”[①]他的书里，单列专章的诗人有17位：18世纪的特列季雅科夫斯基、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和杰尔查文；19世纪的茹科夫斯基、普希金、丘特切夫、莱蒙托夫、费特和涅克拉索夫；20世纪的安年斯基、勃洛克、赫列勃尼科夫、霍达谢维奇、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和布罗茨基。我们在数量意义上大体同意巴耶夫斯基的估计，但在具体名单和甄选原则上，则坚持了更为严格的经典标准，具体名单也有很大出入。他遵循的原则是对诗体或者说狭义上的诗学贡献，因而诸如特列季雅科

① Баевский В. С.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1730 - 1980. Компендиум. М.: Новая школа, 1996. С. 9.

夫斯基和罗蒙诺索夫在他笔下都进入了一等经典诗人之列。我们的取舍标准既考察艺术价值,又考察思想内涵,力求二者不偏不废,对诗体和诗学的贡献不是不考察,而是不把这一点当做根本的乃至全部标准。在全书的结构设计、章节安排上也力求体现这一原则,即将进入本书介绍范围的诗人,按照其经典地位分成三个叙述层次,第一层次为一等经典大家,如19世纪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涅克拉索夫、费特,20世纪的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叶赛宁均享有独立的一节;二等经典诗人如19世纪的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巴拉廷斯基、波隆斯基、迈科夫,20世纪的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鲁勃佐夫、库兹涅佐夫、布罗茨基等,若干有关系的人共享一节,而对于第三个层次的诗人,则主要在每章的概述中加以适当介绍。大致算来,本书专节重点介绍的诗人有9位,不分专节重点介绍的诗人为50人左右,详略不一的一般介绍约110人。当然,这样的层次划分和名单取舍,尽管借鉴了一些较权威的文学史和诗歌史的通行做法,但仍难免掺杂了个人趣味和好恶。19世纪的经典名单的确定相对容易一些,20世纪就困难和复杂得多,究竟孰高孰低,时常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被放在第二层次而有实力跻身第一层次的,可能为数不少。因此,针对20世纪诗人,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也只是相对的,不必过于拘泥和较真。不言而喻,就本书的规模和篇幅来说,是无法按照巴耶夫斯基的说法来做取舍的,这样既力不从心,也没有必要。

关于21世纪,这里还得做点说明。对于当代文学,尤其是晚近的当下文学,由于还没有定型,许多现象或初露端倪,或缺乏定论,因而,谈及修史,学术界往往比较谨慎。巴耶夫斯基的诗歌史只写到1980年,原因是"要思考清楚事件的意义,史家需要在时间上保持一定距离。至少要十到十五年。充裕一点,半个世纪最好。"[①]我们赞成这样的态度。本书最初的设计是写到苏联解体,但考虑到国内对俄罗斯诗歌现状严重缺乏了解,且读者也有了解的强烈愿望,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增补最后一章。当然得承认,意在贯穿古今的野心在此也起了作用。这一章只能说是对当下诗坛的一个扫描,难免流于粗疏。

---

① Баевский В. С.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1730 - 1980. Компендиум. М.: Новая школа, 1996. С. 8.

本书的结构设计以时代为经，以流派和团体为纬，既考察纵向发展，又分析横向联系，纵横交错，贯彻始终。除了古代部分受材料制约不必牵强外，全书各章均遵循这一原则。应该承认，要普遍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搞不好有削足适履之嫌。放弃这一追求，则会给叙述造成一定程度的散乱感。最终的效果如何，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本书共分成五编，古代、18 世纪、19 世纪、20 世纪和 21 世纪各为一编。编下分章，每个阶段对应一章，凡 11 章。章下分节，概述与专论相结合，动态描述与静态分析相结合。概述从宏观上勾勒时代风云、历史背景，描述文学运动、诗坛格局、流派态势、团体分布及对第三层次相关诗人的介绍；以团体流派为单位的各节主要评析代表性诗人也就是第二层次诗人的创作；专论则以单独的一节，对某位第一层次的诗人予以详细评析，介绍其生平，从抒情诗、叙事诗等不同体裁，分别对其创作予以较为充分的分析和论述（少数没有叙事诗的诗人不强求一律）。如此，每一章便形成了一幅由宏观、中观和微观视野共同构成的一个阶段的诗歌风貌，而章与章连接起来，则构成一幅完整而统一的俄罗斯诗歌发展进程全景图。如此，俄罗斯诗歌千年进程及其阶段特征不妨这样概括：

古代：700 年的古代发展缓慢，民间口头诗歌与书面诗歌双轨并行，严格意义上的诗姗姗来迟，直到进入 17 世纪，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碰撞和交汇，加快了诗歌发展的进程，终于在 17 世纪晚期，西米昂·波洛茨基借鉴波兰经验，缔造了俄罗斯诗体的早期形态——音节诗。

18 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开放和全盘西化政策，开启了俄罗斯诗歌现代化的进程，此前一直在中世纪徘徊的俄罗斯文学开始与欧洲文学进程合流。留学法国的特列季雅科夫斯基和留学德国的罗蒙诺索夫分别从法国经验和德国经验出发，先后对俄罗斯音节诗体进行改革。前者失误不少，但先行一步，罗蒙诺索夫后来居上，两人合力奠定了俄罗斯诗体的基础——音节—重音诗体系。这一改革意义重大，功在千秋，为后来的俄罗斯诗歌发展在诗体上扫清了道路。18 世纪的诗歌进程是在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的旗帜下演进的，前后经历了古典主义兴起和古典主义与感伤主义并存两个时期，但总的来说尚处于积累阶段，即便是在创作上有所突破的苏马罗科夫和杰尔查文，其影响也未

能超出俄罗斯国界。

19世纪：19世纪前期俄罗斯文学与欧洲文学的合流由同流而不同步走向同流而又同步，浪漫主义的引进可资为证。茹科夫斯基和巴丘什科夫是早期浪漫主义的两面旗帜。浪漫主义到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达到顶峰，并形成了多个浪漫主义诗人群落。普希金的横空出世，他过渡到现实主义之后取得的更高成就，以及以他为中心形成的庞大诗人群，造就了俄罗斯诗歌的黄金时代和诗歌在当时文坛的中心地位。普希金也由此成为“一切开端的开端”。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去世后，诗歌中心让位于小说中心，这是19世纪中期文坛特点。这时虽然没有普希金，但普希金孕育出的两大诗歌传统——公民诗歌和唯美诗歌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并且各自推出了自己的杰出代表：涅克拉索夫和费特。自成一格的丘特切夫游走于两大传统之间，声望日隆。19世纪后期适逢俄罗斯诗歌的衰退期和转折期，普希金开辟的两大传统经涅克拉索夫和费特推向极致之后，俄罗斯诗歌似乎盛极而衰，山穷水尽，危机四伏，但危机的后面仍可看见，诗坛上公民诗歌和纯艺术诗歌的追随者依然众多，这似乎也预示着未来的发展路径还是要从社会关怀和唯美追求的互动中寻找突破口。颓废主义和象征主义因而也就呼之欲出了。

20世纪：20世纪的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谓白银时代。有时代氛围、诗歌探索、外来影响和本国传统相互作用，共同催生的现代主义第一个流派象征主义揭开了面貌一新的20世纪俄罗斯诗歌进程的序幕，继之而起的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都贡献出了名副其实的一流诗人：勃洛克、阿赫玛托娃、马雅可夫斯基等。新农民诗歌贡献了叶赛宁。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等，也都属于这个时代。这是世界文化与民族传统合力造就的继普希金之后的又一个诗歌高峰。将此后100年产生的诗歌天才加起来，也不及20世纪初的20年。二三十年代，白银时代的相当一部分诗人依然健在，创造力依旧旺盛，新崛起的一代承接白银时代的余响，在诗歌地位明显下滑的情况下，仍旧保持了诗坛的多样化和先锋性。40—60年代经历了战时的沉寂和战后的调整，诗坛在“解冻”之后迎来一次新的繁荣，19世纪的公民诗歌传统与纯艺术诗歌传统在五六十年代全面复活，并形成诗坛以“大声疾呼”与“悄声细语”为主导的二元格局，叶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在当时的社会生活

和文化生活中均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七八十年代诗歌进程按照既有的方向继续发展，在“大声疾呼”和“悄声细语”的新锐之声渐趋微弱的同时，一批来自列宁格勒的诗人悄然崛起，他们号称白银时代尤其是阿克梅主义的传人，其中就包括流亡西方的布罗茨基。来自北方农村的鲁勃佐夫则是“悄声细语”派后期推出的大诗人，而“战争孤儿”一代的尤里·库兹涅佐夫，凭其思想锋芒和高超诗艺，堪与布罗茨基相提并论。这一时期的诗歌进程，除了传统与革新或明或暗的互动，具有时代特征的弹唱诗歌和摇滚诗歌的出现，值得注意，其成就不可忽视。

21 世纪：我们放在 21 世纪讲述的后现代诗歌，其实已在此前一个时期萌动和发轫，表明俄罗斯诗歌此时已开始酝酿新的变化。苏联解体造成的巨大精神真空和心理落差，互联网的普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正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诗歌的观念形态、生活方式和组织形式，多元和变革的 21 世纪诗坛，已经初露端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